

讀〈生命的真相〉有感 林雪紅

老師的文章反應了深刻的修行經驗及內省功夫，是在課堂上較少被觸及的部份，彌足珍貴，看了令人深受感動，且更堅定學佛的道心。老師不以我是初心後學，資質平庸，上課中常適時點撥，讓我知非即捨；對於拙作的謬賞，我實感汗顏，但心知那是對後進的鼓勵，今後執筆將更加謹慎用心。「智慧如海卻又虛懷若谷」大概就是明眼善知識所共有的特質吧！

美國研發原子彈的大科學家歐本海默（J.Robert Oppenheimer）曾說：「我和學生之間的關係，不光是我站在講台上喋喋不休而已。」意謂著師生之間應不僅止於傳授知識而已，應該具有更深層的良能關係：思想的啓迪及人生方向的指引。老師的角色在世間法是如此，在出世間的佛學教導層次就更高。弘法者所肩負的是啓發學人慧命，進而引導證入涅槃解脫，取證佛果。這是生命之學的教法，無怪乎自古以來佛教，尤其是禪宗特別重視師生因緣。

因此，我很願意以這支平凡的筆，書寫一點對真理實相的覺察與感悟，以及在紅塵煩惱中所體會的法味，與諸位同參在道上相會，互相切磋琢磨、砥礪精進。更期盼佛弟子們都能從「正法」出發，同願同行於菩薩道上。

平日聞思佛法，在「理」上，似乎若有所悟，可是一旦對境，分別思惟心一起，就為無明所主宰而迷惑顛倒。就像今晚，心裡因懸念兩位親人的病情而焦慮不安，情緒沮喪到不能安住於佛法上。幾次想要提起正念，捨離對「我」及「我的」愛取執著，但是心仍為愁結憂苦所據，無力遣除煩惱。學佛理應知曉，老、病、死、恩愛離別是宇宙人生實相，毋須執著也無可執著。因此，即使無常迅速、苦迫逼人，也只是因緣生滅的現象，非我、非我所，自性本空。我雖凡愚，亦當學習以法印作意，如實接受無常，離斷執取的苦患，告別自憐自苦的淚海。

此時此刻，突然很想聆聽老師的開示解惑，向來很少碰觸電腦的我，生疏地開啓了維曼網站，點選老師的「文字般若」。老師在〈生命的真相〉文裡說：「人生所為何事？不過是酬業罷了！」明朝憨山大師曾云：「不滅必受生，生必酬業債。」此語在今夜這般的氛圍裡恰如暮鼓晨鐘般撼動心靈。是啊！今生所受種種果報，無非是過去世所造業因，造業如負債，必須償還，直下承擔就是，若再推諉、怨懟、拒斥果報，只會在苦上加苦，如同受第二支箭。生命因「業感緣起」而形成，深藏於阿賴耶識的業力種子，如果沒有淨化，死後就會被業力牽引不斷輪迴。所以，今生

最重要的功課是心甘情願地接受一切果報，斷惡修善，自淨其意；精勤於聞思修證，戒定慧圓滿。所謂宿業漸吐，新業不造，遠離各種熱惱苦迫，淨除一切業障，不再招感生死輪迴，讓眾生本自具足的佛性顯現。記得每年七月在道場參加瑜伽焰口法會，裡面有一首偈云：「定業不可轉，三昧加持力，無始諸障礙，一切皆消滅。」所要強調的也就是以修行之三昧力消滅宿業。

老師在文中提到印度人將人生規畫為四個階段：孩童期、成人期、退休後隱居修行，安頓身心期以及老年遊化人間，與人分享智慧的甘露，所謂教化眾生期。而在中國也有「少年如俠，中年如儒，老年如僧」類似的說法。在歷經中年滿懷壯志，終日在名利場上奔波營求後，一朝驀然回首，歲月已如雲煙消逝，徒得白鬢相伴的落寞。深感此身如寄，諸法如夢幻泡影，虛妄不可得，轉而向佛教叩問生命的真相。

宋朝宰相王旦在臨終前告訴好友，他一心最羨慕的是做和尚，因為做和尚能「林間宴坐，歡心為樂」。其實，這般的境界也並非唾手可得，必須超脫世間的虛榮與羈絆，出家離塵俗，明經、悟道、通禪、了性，方能成為一位大慈大悲的解脫者。王旦一生位極人臣，品德高潔無瑕，是史上少有的賢相，死後諡為「文正」，是繼范仲淹、司馬光後的第三人。世法成就已攀巔峰的他，亦潛修佛道。我在猜測，他應早能以般若空慧照見諸法的空寂性，參透人生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只因不忍見眾生沉淪之苦，甘為眾生馬牛，故躍入江湖默默奉獻自己。

時常心懷感恩，在生命的秋季裡巧遇佛法，開始過著有宗教修為、有禪心的生活。當我愈是深入探索經典法義，就愈歎服於法的深澈偉大與難遭難遇。《禮記、中庸》篇云：「得一善法，則奉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」五、六年來每日浸淫於經論，思惟法要，如親聆佛陀之教誡，不曾懈怠。生活中，時時觀照覺知自我身心變化以印證佛所說法，修正身、口、意三業。每當夜闌人靜，燈下伏案寫作，省思、記錄修行的體悟，耳聽清淨和雅的梵音，心因全然的專注而寧靜安定，無分別愛憎想，深深感覺到心的千千結正逐一解開，長年揮之不去的抑鬱感正一點一滴的消除中。

「有卷在手，有管在握，有佛在心」，一股幸福感油然而起。我豁然明白，生命中若有佛法，心裡就恆有春天的芳華。無論人生的際遇是順、是逆、是苦、是樂、是興、是衰，自由的心靈是可以不病、不苦、不受繫縛的。因此，我深信，今後即使行走在泥濘不堪的人生路途上，我還是能夠堅毅地邁開大步勇往直前，看到遠方無窮盡的希望！